

新生



新 生

程 魯 丁 著

新時代書局出版

NEW ERA BOOKS

新 生

實 價 三 角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

初版二千冊

版 權
所 有

著 作 者

程 魯 丁

發 行 者

上海新時代書局

序一

魯丁最近將他的詩集送來給我看。在他清揚的音節與優美的格調所組織完成的韻句中，我發現了他無限的煩悶，悲哀，與憤激。

誰說他祇是一味地抒寫他個人的情緒？如其我們願意將他的作品當作一架反映時代的明鏡看待，一樣也許照得見你我自己的面目。

撫摩着他的傷痕，吐出他悲涼而又清爽的歌聲，這位少年詩人爲我們訴說他的感慨與希望。他雖是爲種種舊恨與新愁所苦惱，但是並不甘屈伏，也不肯放縱，翻而奮發，力求向上。我們現代一般青年都不是感受這種同樣的痛苦麼？這正是我們因煩悶，悲哀，憤激，達於極點，而突然覺悟，力圖自救的

一種預兆。

穆丁是一位賦有嘗試勇氣的作家，我深信他此後必定更加注重於冷靜地觀察人生，深刻地推索事理，並且切實地研究學問。這些修養工夫當然却有助相他詩才之發揮，而日即於光大。

讓我們早些準備，爲這位新詩人編織花冠能。

黃仲蘇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

序二

對於詩歌，我根本是門外漢，所以要我在詩集上有所介紹，我實在是非常的汗顏。

我與程天後先生的相識，是因為編社會與教育週刊的關係。我從投稿中認識了程先生，他的筆調，他的文風，都表示與人不同的存在，而有些清新的語句，奇特的思想，雖然是在散文中，却不啻是一首首的詩。我因此知道了程先生是個有文學天才的青年。

這本詩集，據程先生言：是大抵曾在各報章雜誌中發表過的，可知對於程先生的詩的鑑賞，已獲得許多人的認識。所以我雖然於詩為門外漢，但既

由程先生的散文，籍知其意境之近於詩，敢不自量，樂爲之序數言，以代序。

樊仲雲一九三一年耶誕

序三

程魯丁先生是一位熱情的詩人，我很榮幸得與他相識，我尤其覺得榮幸的是得讀他底詩集——新生底原稿。

中國出版界近數年來很少有詩集出版，其原因並不是因為中國沒有新的詩人，是因為詩集的銷路不好，故書店都不願出版詩集。僅有的詩刊也不過是「新月派」幾個人的詩刊而已，詩刊之所以不能成為全中國詩人底詩刊，有着說不出理由來的理由，徐志摩，邵洵美，（二人皆詩刊編輯）二先生皆曾對我這樣說過。

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中國將永無新詩人發現！我抱着這樣的杞憂。

現在我遇見了程魯丁先生底詩稿，我很歡喜，承他再三的要我替他的詩集寫一篇序文，我也樂於從事，雖然我是不會寫序文的人。並且，好些朋友要我爲他們底作品作序，我都婉言拒絕了，因爲我實在是個不善於說話的人。

在程先生底詩裏面，充滿着熱情，這便是牠底可愛處。我願他這熱情永遠不滅，且日益豐富，我相信程先生必能於不久的將來，給我們以更美麗而偉大的詩篇，因爲他還年輕，還肯努力。一切的成功都是屬於肯努力的人。一個詩人不僅是應該爲他所愛的人或物而歌唱，他還應該爲他所生存的世
界底一切而歌唱着或咀咒着。

一個詩人是不能閉了他底口的，直到他生命的盡頭。程先生還年輕，所

以我敢於相信他將來定有更好的詩篇吟出。

至於本集裏底詩篇，讓讀者自行去吟味，我不想加以浮誇的揄揚。

一九三一年，曾今可在新時代編輯部。

序四

詩，與其說是人類文化上的一種創作，毋寧說是人類生命的一種表現。初有人類，即有詩的實質存在。譬如說，嬰兒剛剛落地，雖不會言語，更不懂韻律，可是啼飢號寒的哭，手舞足蹈的笑，就是詩。

詩，是應該有個性的，而且，應該絕對任性的。這不比科學，二加三一定等於五，水的成分一定是輕二養。惟其有個性，才会有生命。能夠絕對地任性，才有生發的活氣。天才家的詩，沒有一個沒有個性的，也沒有一個不是任性的。沒有個性，不能任性，決不能稱之為詩，更不能稱之為天才的作家。荷馬，蜜爾頓，李白，杜甫諸人的作品，為什麼？到現在還有新鮮的活氣，不隨時間的疾馳。

而落伍，就是因為有個性，能任性，有充實的生命表現。

我們看，當沒有形成嚴正的詩式以前，早已有了活潑潑的詩，那樣的詩，確是最好的詩，後來被考據的文學家，加上分門別類的名稱，把真的詩棄於詩的名義之外，却把那僅具所謂詩的形式的東西，僭稱為詩了。庸俗的作者，祇是踏着前人的足跡前進，鮮有獨創風格，另闢蹊徑的。詩的被誤解，到現在沒有止息。沒落的趨向，一直延續下去。

詩的形式，什麼絕律韻腳之類，祇有便於說明之用處，而不是用數字推算出來的定律。有富豐的生活，有充實的人生，能夠有充分的生命表現，又何妨寫些獨創的格調！否則，如此這般的用了五個字，七個字，或者翻翻佩文韻府，按着格律，堆上許多字，而名之曰詩，豈不可笑嗎？好像一個人的名字，無非

是每個人的符號有同樣的名字，未必有同樣的個性，同樣的人生！我們要想有李白那樣的人生，難道單是起了李白同樣的名字，就算完事嗎？詩之格調與風韻，也同此理。所以祇要有充分的生命表現，實質上不媿為詩，何必計較什麼韻律，什麼格調呢？

生命的表現，固然要任性，要絕對的任性，不過，天性和情感，也應該有良好的素養。天才家的作品，雖然用了韻律節奏，像是陷於彫琢刻畫的毛病，實則醇化了的韻律節奏，非但不致損壞詩的價值，而且增加詩的美，無論如何，不失其為天籟。

魯丁的詩，通篇是任性的，字裏行間都充滿着他活潑的性格，可以說，魯丁的詩是魯丁的生命之表現。我們試把牠從頭至尾的念下去，可以看見許

多字在活躍，句子在跳動，並且有一種感奮的力量在讀者後面推動着，無論怎樣一種人，讀了魯丁的詩，我相信沒有不被他所陶醉的。

魯丁的詩，能夠於任性之外，有良好的素養，韻律節奏，極其諧和，一點沒有不自然的痕跡，可以說已經到了醇化的地步，但是他並沒有打算做詩才去做詩，根本上，他並不會爲着讀者才預備做詩，祇是他的生活是如何的富於詩意，不，他的生活是如何的像一首幽美的詩，所以沉思遐想時候的情緒，談吐筆述的表現，其爲詩，是無可否認的！

我很樂意把這樣活潑潑的詩介紹於讀者。我相信誰都願意接受這一個活躍的生命，戀摯的人生，這個詩集必然地能夠做你的良友。

丁景鑣寫於狂風怒號之夕

『隔岸的姑娘無悉』

粉紅色的蝴蝶——

可曾飛過她底紅窗？

我哀求青鳥，

到銀河之東方，

在暮色蒼茫中，

我遙遙相望，

歸來吧！姑娘，

在這兒，我等候着你底新裝。

『隔岸的情郎無悉，』

金黃色的犢兒——

可還臥在他底牧場？

我哀求烏鴉，

到銀河之南方，

在秋水迢遙中，

我默默相禱，

歸來吧！情郎，

在這兒，我偷吻着你底錦袍。」